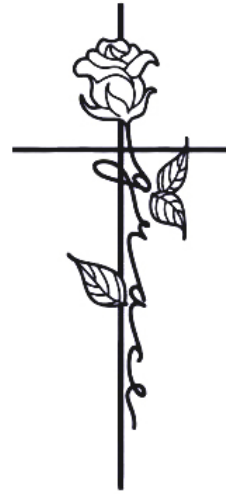


我的

正 抵 达 荣 耀

人 生



·
成
都
/
成
都

愿天空的主
土地的神
雾和雨水的主人
赐福成都
愿祂的天使迁走上访者的房屋
按一比一百补偿他们一座城

愿道德之神 / 语言之主
财富和智慧的祭司
赐福成都
愿祂的仆役打碎毛泽东的石像
按一比一百在硫磺的坑里罚站

愿众光之君 / 万灵的父
眼泪和痛苦的救主
赐福成都
愿祂的儿子和女儿们
在奸商 / 贪污犯
出租司机和离婚的大学教授面前
翻开圣经 / 露出笑容

————— 2017.01.30



主人啊 / 你把火投入油中
我能说些什么
你使水银泄了一地
你给我没有脾气的爱
你缩小成为一个人
我能说些什么

如果尖锐
有尖锐的危险
脆弱有脆弱的羞愧
主人啊 / 关于我的命运
我又能说些什么

你给灵魂穿上衣裳
给世界加上期限
你创造了声音
用以歌唱 / 哭泣和喊冤
那么关于内容
和风格 / 我能说些什么

除了你 / 没有谁可以命令
时间站住 / 远方过来

没有谁可以免于无知
主人啊 / 如果你决定了
隐藏在人的肖像里
我能说些什么

只能去迎接 / 去跪拜
那个马槽中的婴孩
在这个季节
把自己投入火中
像一滴被折磨至死的油
或泄了一地的水银

主人啊 / 我还能说些什么
请来收拾残局
请做一切你喜悦的事

————— 2017.12.09



瘦教堂

一
在瘦教堂
一切以小为美
老人在这里死去
变成婴孩

二
买会堂的时候
放了三个垃圾桶
后来遵照警方要求
又添了五个灭火器
1403 年
在君士坦丁堡
每一座教堂
都备有痰盂



三
最胖的时候
瘦教堂
可容纳二百八十人
龙蛇混杂
往来如熙
上访者进来高呼
请求庇护

四
凡承受重量的
都是瘦教堂的一部分
看见他们
就看见了主人
其余的材料被清走
是或早或晚的事

五
瘦教堂里
不用蜡烛
人活着 / 呼吸
就是氤氲之气
人动作 / 存留
都是宗教活动



六
当身体折叠起来
灵魂就熨平了
进来跪着的 / 出去站着
进来站着的 / 出去跪着

七
在电影院
人们隔一个座位坐下
在瘦教堂
弟兄和姊妹牵起手来

————— 2014.09.15

此时此刻的上帝

此时此刻的上帝
又不属于
任何时间的上帝
在这里的上帝
在那里的上帝
同一位上帝
在婚礼上
和在葬礼上的
在对话中
也在行走的路上



此时此刻的上帝
带着忧伤的上帝
带着一切不完美的完美
带着历史的痕迹 / 和尘土的气息
同一位上帝 / 降灾祸的 /
和赐祝福的
审判人的 / 和怜悯人的

此时此刻的上帝
使心里自由
也使身体弯曲的上帝
伟大的和渺小的
同一位上帝
圣诞节的 / 和受难日的上帝
白人的上帝 / 和黑人的上帝

哦
此时此刻的上帝
党和人民的上帝
同一位上帝
狗的 / 猪的 / 和饲养员的上帝
法官和囚犯的上帝
原子弹和干细胞的上帝

哦
此时此刻的上帝
伯利恒的上帝
贵阳的和成都的上帝
是天干和地支的上帝
阴和阳的上帝
左派和右派的
长寿的和夭折的
凡有气息的 / 或赞美
或拒绝的上帝

————— 2012.12.20

相信上帝就是忍受上帝

一

相信上帝
就是忍受上帝
路德忍受了十个教皇
和一个凯瑟琳
加尔文忍受了十个土耳其皇帝
又忍受了十个佩剑者进入教堂

二

王明道忍受了十个总书记
和十个翻墙而入的警察
至于我——
我忍受了云彩般的见证人
和教会漫长的历史

三

在十字架上
耶稣忍受了路德和加尔文
忍受了王明道
甚至忍受了我
直到末日
上帝忍受了与自己不相似的一切

四

让少年人脱离色情网络
或让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各各他
到底 / 哪一件事更容易呢？

五

这样 / 相信上帝就是忍受上帝
忍受此生圆满和不朽的幻象被打
破
就像忍受刷牙出血
切菜受伤

六

无论健康或疾病 / 年轻或衰老
贫穷或富足
直到死亡才能打破誓言
将你们分开
你愿意吗？

七

是的 / 我愿意
来吧 / 把创可贴戴在你的手上

————— 2018.08.15



黑暗降下来之前

— 2017.12.04

黑暗降下来之前

你赐我犹豫的美德

在犯罪时踌躇

感到厌烦只有曙光令我振奋

譬如朝露

甘心牺牲自己

其实我已死过多次

为一个念头 / 动辄献身

动辄与大众为敌

我以自己的呻吟为琴

有时感觉自己

像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幸好你的旨意正完美地运行

就像那本圣经

一直搁在旅店的床头柜里

现在 / 我不敢贸然合上它

正如之前不敢轻易翻开

主人啊

祈祷之前

请赐我一颗骑士的心

像海浪一样无穷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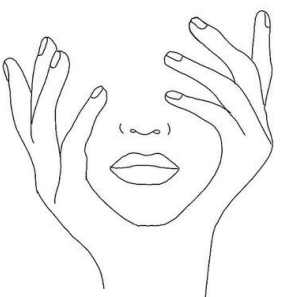
像芥菜种

不起眼地活着

彷彿已死

又以必死的心志

作我抵抗世界的兵器



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在这个时代
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一排汉语
可以颠覆一个政权
十四行诗
可以颠覆十四个政权

在秘密的化妆舞会上
让认出你的人
认出你来
认不出你的
更加认不出你

在这个时代
你必须让领袖害怕一首诗
一个比喻 / 是一枚核弹
商女不知 / 满纸荒唐言
一把亡国泪

在最糟糕的日子
也有巨大的涌浪袭来
死亡 / 成了囚犯 / 被水羁押着

谁不是政治犯家属呢？
谁不是鬼魂的未亡人？
在这个时代 / 你朗诵一首诗
涉嫌三 / 五个罪名
你不朗诵
你就被他们朗诵

在这个时代 / 瞎子喃喃自语
神圣 / 神圣 / 神圣
瞎子问聋子 / 你看见了吗？

在这个时代
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向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致敬





安息十四行

整个下午

享受阳光

和真理厮守在一起

偶尔想念世界

看见十字架活画在眼前

赞美诗

把不认识的亲人

带到我身边

噢

那些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是这世界仅存的温暖

假如我有十两黄金

就可以送给那些迫害者

感谢他们使我得着

不朽坏的黄金冠冕

感谢他们花了一辈子

把神的儿女送上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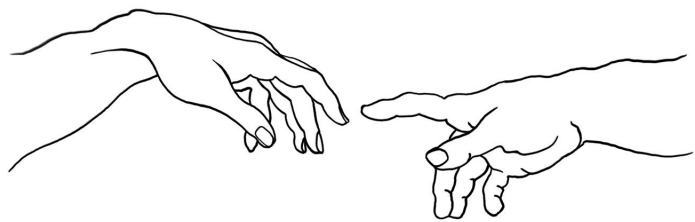
2018.12.03

嘘，教会不谈政治

嘘
教会不谈政治
是这世代最高的政治
看哪
在不义之邦司铎
跪在法老脚前恳求
承认自己并交出天国的钥匙
我们在朋友圈传福音
被几个亲人屏蔽
有人用血染红了旌旗
有人用血洗净魂灵

嘘
教会不谈政治
因为言已尽
意不止
柴米油盐
从哪里来呢
靠耶稣吃喝
靠耶稣欢喜
在一个无神论年代
你必须像松树一样站立
怀疑是造反 / 惧怕是叛乱
而恩典是一位流泪的国王
胆小鬼都被他统治

嘘
富甲天下的人不必谈论政治
我的兵刃是无形的剑气
我的城邦远在弟兄内心
秋决的日子快要到了
车鳞鳞
雨霖霖
此刻我想念君王
如此兴奋地
等着死亡来临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最近太多事情
令人窒息
请让我软弱片时
在黑暗的房间禁闭片时
像那些被带走的朋友
在夜里

哦
和耶稣一样
在夜里
穿过变得野性的城市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等待欢乐
欢乐的袭击

但不要用咳嗽打断我
不要转换话题
只要几分钟
手机静音
快递也不要来敲门
我必须独自面对
灵的窒息
如果世界刚好在此时坍塌
如果有重要的人物离世

哦
愿这一切
彷彿无事发生
因为我难过得就像
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容我不洗脸
不梳头
不肯出来见你

为了积蓄泪水的决堤
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吧
为了让光明更加刺眼
为了让我千百次地排练
你推门进来的那个瞬间

————— 2015年7月1日预备日



六月就要结束了

和太阳挨得最近的
六月 / 就要结束的六月
每个日子掉在地上
如暴雨中 / 仔细辨认的微声
有人马桶坏了 / 有人没有空调
有人被形而上的火焰烧着
有人嫉妒 / 有人献身
的六月 / 像一场阴郁的南方聚会
六月弯下腰去 / 六月不敬王者
六月的肋旁带着伤口
一爬楼 / 膝盖开始悲伤
我从痛苦中重新站稳
每一声细微的叹息
掉在地上 / 如五月的一场地震

可以随便坐在石头上的
六月 / 不穿袜子的六月
如一座盲人的图书馆
或一连串 / 伸长脖子的海浪
六月 / 让我感到口渴
决定摒弃对恐惧的想象
并试着去赞扬
我从未赞扬过的几个人
噫 / 比月亮更皎洁的
六月 / 快要结束的六月

圣经才读到一半
祷告刚刚开始 / 就用完了
你赐给我的语言
那么我的腐朽
我夏天的欲念呢
必须搭救 / 必须降温
在这猛虎过境的六月
还有天上属灵气的恶魔

它们来了 / 又走了
留下一个动物的庄园
六月 / 袭击着我们每一个细胞
看见的 / 和看不见的
相信的 / 和不相信的
每个天使都有自己快乐的秘密

门上没有把手的
六月 / 疾来如山倒的六月
需要苏打水
和阿司匹林的六月
国家开始融化的六月
听见敲门 / 赶快换衣服
听见幸福 / 跪下来祷告
因为六月就要结束了



我梦见往日的一个梦
那时梦里还有稻米
我梦见鸳梦重温的我
那时我的脸上还有希望
我梦见我在梦里
写下这首诗
那时老虎还在夜里流浪
有人在漆黑的屋里点灯
细细地寻找一枚铜钱
发现我在角落流着口水
在梦里吃着豆荚
我知道一部分真理
足以让我灭亡的那一部分
但直到那人点灯之前
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他

小要理组诗 / 第2问

我的军队是一间书房
摩西站在最高的地方
望见以利亚
在为灵修书籍分类

视线最好的一层是注释书
约西亚王站在旁边
撕裂了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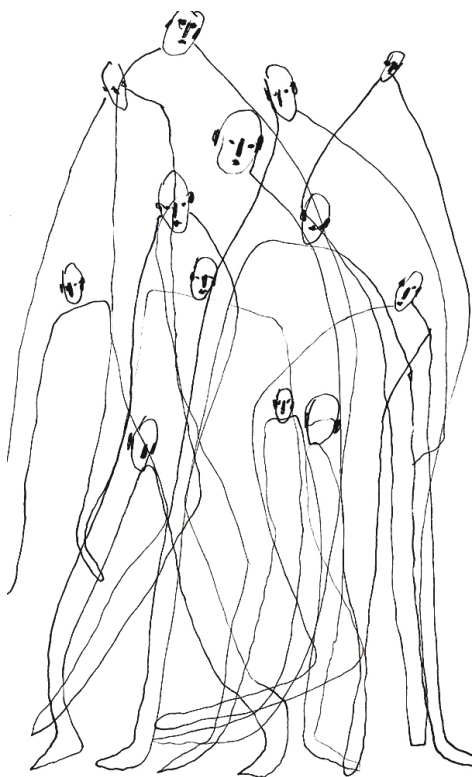
右侧的一排都归保罗
从耶路撒冷
帖撒罗尼迦
直到罗马

我的书架是榉木做的
在我的军队里
森林里的每一棵树
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为了将上帝的名字刻在身上
它们在痛苦中改变了形状

我的书房是一间殿堂
早晨 / 太阳进前来
把自己投射在那本《圣经》上

那时
所有书籍鸦雀无声
低头 / 颌首
朝着同一个方向



·
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比喻
·

一

你比我自己
更接近我自己
为什么还要追寻
那朵在虚空中绽放的花呢
有一天
我张开嘴巴
洁白的花 / 落在我的舌头上

二

没有比思念 / 更意味深长的语言
在一个停顿里 / 爱上你
接下来的一生滔滔不绝
忙于叙事 / 抒情 / 和论辩
好像春风沉醉的晚上
翻来覆去的各种寐姿

三

谁说一块土地不会说话
一片山林不知道任何事
世上有穿堂风 / 和能言马
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比喻
它们为此而造 / 为此而存在
但诗人是蹩脚的翻译家
在这方面 / 不如婴孩和吃奶的

四

农业 / 为了提醒我们是泥土造的
畜牧业 / 使我们成为客旅和寄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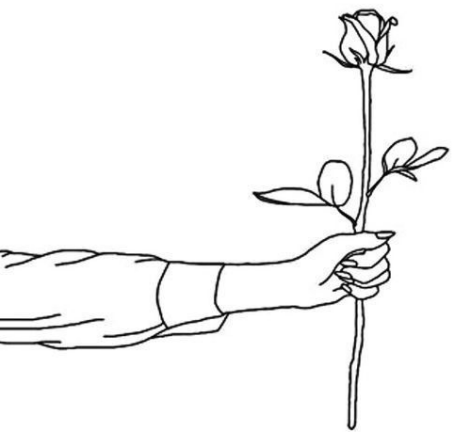
工业呢?
工业让我们 / 依赖能源和原材料
好叫我们景仰 / 那无中生有的技艺
最后是商业
哦 / 商业
难免使人嫉妒 / 那不劳而获的恩典

五

因为你 / 毫无意义的事都大有益处
邪恶也不是邪恶之神
除了你 / 苦难 / 黑暗和死亡
都不配称之为绝对

六

长江的支流嘉陵江
嘉陵江的支流涪江
涪江的支流凯江
凯江的支流绿豆河
我们曾在绿豆河边坐下
一想起世界的广大就哭了



我已成为一个诗人，但还没有成为人。

——黑塞

如果你遇见一个饥饿的诗人
我的朋友
当他向你大大地张口
彷彿任何词语都可以吞进去
请你怜悯他不要给他面包和酒
因为他不是靠食物活着的
他寻找的是一个恰当而贴切的词语

曾经爱情常常使他饱足
又时刻令他饥肠辘辘
哲学像俄罗斯面包又冷又硬
他在这个词语上活了许多年
像西西弗斯
把巨大的面包推到山顶
因为相信面包里藏着丰盛的生命
他一直假设自己已经饱了
以至于逐渐失去了饥饿感
后来他发现词语和生活一样辽阔
也和生活一样卑污
没有一个词语出于无罪之人的口



没有一个词语经过天使的火炭
又被诗的祭司用牛膝草洗濯过
现在他怀疑每一个词语
它们比这些年来经过他身边的女人
更加折磨他的心

如果你遇见一个骨瘦如柴的诗人
请为他祷告我的朋友
这可怜的诗人啊
他的词汇量越来越少
凡是上过新闻联播或被

环球时报用过的词语
他都毅然从自己的诗集里删掉了
你想想在这个年代
他死到临头还有什么可咀嚼的呢
这穷得没有一个字的诗人
他已散尽一生的积蓄甚至
连可以写在墓志铭上的
最后几个字都没有为自己留下
饥饿的诗人
是一个不愿姑且的人
不愿姑且的诗人
终必死于词语的匮乏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
如果你遇见这个饥饿的诗人
为他祈求上帝吧带他去教会
并将一个恰当而贴切的词语送给他
在他死亡之前给他尊严
为他恢复诗人的名誉

————— 2014年2月28日夜眼睛充血



·
谁
能
听
见
大
地
的
声
音

谁能听见大地的声音
凛冬将至
除非天使是存在的
不然谁能听见大地的声音
那些在空中仔细考察的
充满好奇和惊讶的受造物
大地对他们来说
就像天空对于我们
如此令人生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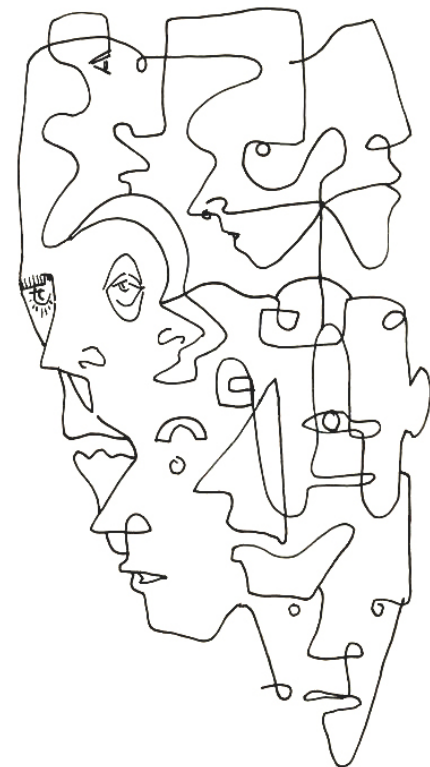
凡主人伸手摸过的一切
都不再是寻常之物
不再羞于宣称
我是如此特别
大地的君王和仆人啊
即便骑着共享单车
或搭乘呼啸而去的地铁
遇见有人打左脸
又逼着
我们多走一里路
哦
你知道凛冬将至

没有一堵墙可以挡住魔鬼
但少年人总要作异梦

那首先苏醒的灵魂
总能听见大地的响动
因为我存在
出于你的想念
我的愚蠢 / 贫穷 / 和盲目
都因为不敢相信
在我的第一声啼哭之前
曾被你亲手摸过

主人啊
你知道凛冬将至
为何把我扔在这片大地
除非我已死过一次
并反复练习忘记自己
不然
谁能听见天堂的声音
谁能仅靠着信心的回忆
活于 2018 年的中国

————— Nov 13, 2018



骑士之死

—
写给李柏光
和这个时代的
骑士们

英雄的骨灰留在亚洲
他们的灵魂从南京升入天堂
省去过多的副词和形容词
只剩身后的祭坛和坟墓
和一个叫约书亚的男人

我们是在粉尘中敬仰
在孟浪的怀疑里前行
我们愧对爱上的女子
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有
完成她所托付的任务
必须感谢去耶路撒冷的人
感谢那些被杀的
冲动的
把其他部分卷进朝圣的行囊中
为无主之地带来国王的人
感谢他们的虔诚和庞大

尽管他们的衬衣不够白
如果仔细
可以发现一丝血渍
权当骑士披上的红斗篷
不过他们伟大的棕色裤子
如将他们埋葬的大地一样庄严

仍然活着的人错在哪里呢
我想
是因为我们厌恶未来
才把生命活成了一门手艺
当圣徒发出夺目的光芒时
有人羞愧
有人变了颜色

哦
伟大的葛伦和他的主人亚瑟
伟大的罗宾汉和他效忠的查理
那个哼着绿袖子
寻遍每一座城堡
的朋友在哪里呢？
我必须承认
我被他的友情深深冒犯了

————— 2018.03.01



让我们一直向南，去迎接春天

一

“魔鬼死在你出生的当天”
主人啊
现在我不必穿过地狱去见你

二

信心
是理性的最高形式
是奔跑的灵魂
和语言的炼金术

三

上帝是射手
我们的幸福是成为祂手中的箭
我们的痛苦是变成祂的靶子

四

天堂就在门背后
如果你相信那里有一扇门

五

善被自己的饥渴折磨成恶
或者说
恶努力跑步
减肥
想要成为善

六

如果你要反抗一位君王
先察验内心
看他是否还呆在你的宝座上

七

有个弟兄
我很想见他
但我在那里见他呢
在工作 / 侍奉中 / 在讲台上
在午餐或晚餐时
在办公地点
还是在遥远的 / 宁静的
神秘而庄严
以致我们忘了时间
也忘了我们的羞耻的地方

八

可惜啊
苏格拉底只活了半个生命
也只进入了半个死亡
可惜啊
可惜
纪伯伦没有躺在马槽里

九

今天下午
我读了一会书
跑了步 / 也写了诗
今天下午沉默是我的居所

十

让我们一直向南
去迎接春天
向南 / 向南 / 直到冰雪融化
我们脸上不再蒙着黄金面具
我们的手上也没有刀戟

十一

那活着的
会穿着寿衣接受敬贺吗？
那展翅眷佑大地的
会寻找被弃置
被遗忘的巢穴
躲避人类的讥讽吗？
昔日戴着王冠的头颅们
正在墓中商聚
关于他们的上一个投资项目

十二

若不是念及你们众人的哀怜
我不会留下来哭泣
我宁愿安息
在一切荣美的事物来临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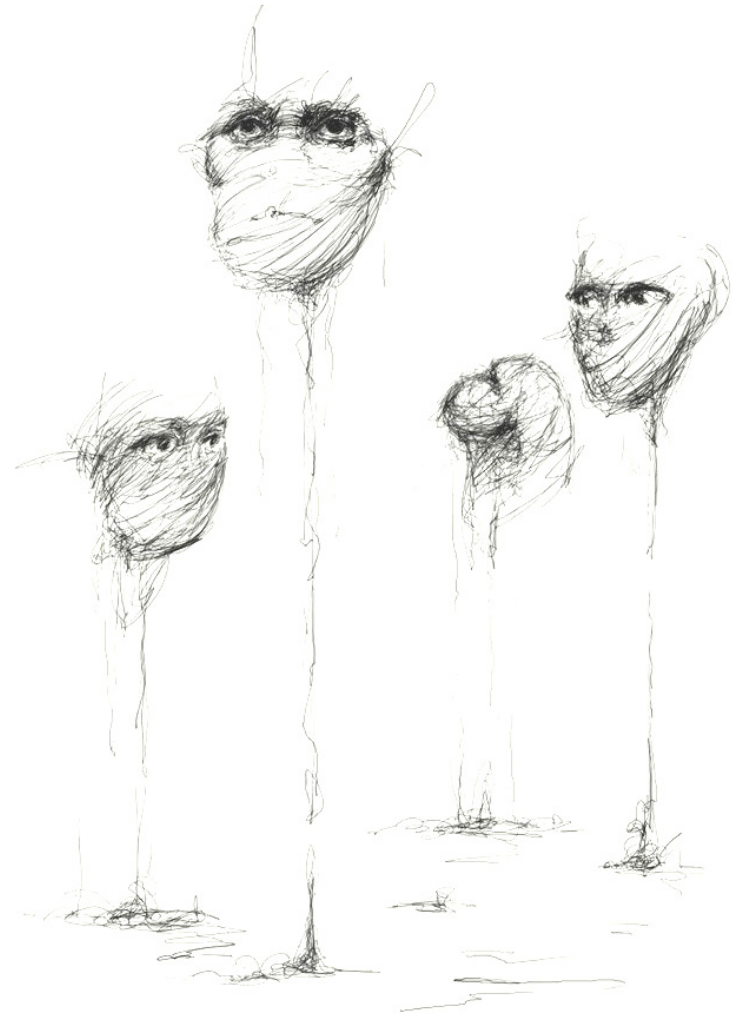
十三

今夜
人子在大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
教会却再三寻思
如何甩掉头上荆棘编织的冠冕

十四

走吧
让我们一直向南
把冬天披在身上
歌颂一首上行之诗
从流血的伤口
和微笑的唇间

————— 2015.04.13



汉语

—
慈善这个词是希腊词
政治这个词是从日语翻过来的

德先生是美国籍
赛先生是德国籍
英特纳雄耐尔是音译的

只有狗日的 / 你妹 / 中南海
贪官 / 二 / 苏丹红 / 地沟油
是纯正的汉语



二
蛋糕
最轻的建筑艺术
美
是厨师的最高境界

至于政治
政治在我们周围
是神圣而龌龊的宗教

紧张呢 / 活泼呢
还有团结和严肃

汉语 / 在中国
是对生活的折磨

————— 2014.09.24

我的人生正抵达荣耀
— 2014.01.22

哑剧\使人耳聋
极光\使人目盲
我说过一切爱你的话
都深深地伤害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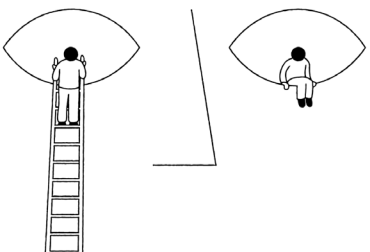
行善时\我言不由衷
作恶时\我辞不达意
在深河的河床上\地质学家
寻找那只引发风暴的蝴蝶

而我\追溯恶的源头
美的伪装\卷心菜的内脏
并刀如水\剥开我的每一天
唯一相似的\是死亡的形状

只有死亡\躺在那里不动
如挖掘机到来之前
如一棵树\不被任何人制造
这是许多人向往的生活
是你到来之前\高尚的理想

但黑暗不接受光\不肯失去秘密
因为有了神\就没有了神秘
有了爱\就不再有了爱情
有了诗\人们就不再歌唱

哑剧\使人耳聋
极光\使人目盲
我的人生正抵达荣耀
为这个缘故\我丢盔弃甲
恸哭不止



吃蜜得饱 | 2017.02.25

主人说

吃蜜过多是不好的

所以我有时卑微

肮脏

被人藐视

在一边发呆

忧闷

或无所事事地坐着

那时

我活在蜜的回忆里

胜过新婚之夜

发工资

和吃火锅的日子

胜过五谷

清酒和书籍

主人啊

快给我一个好消息

就像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

既然你说过

吃蜜过多是不好的

我何必再花力气去考察自己呢

何时吃蜜

是一个惊人的奥秘

现在

我饱了

因为我靠蜜的回忆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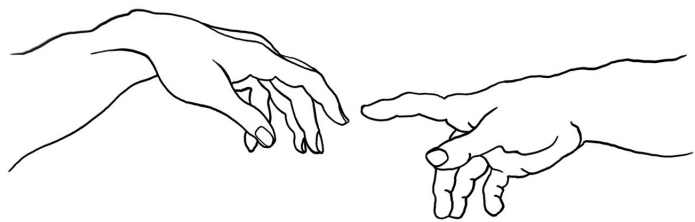


迟
早
，
我
们
会
想
起
上
帝

迟早 / 我们会想起上帝
尽管一半的词汇已经消失
呵 / 荣耀 / 荣耀
通往她的唯一道路
不是满足 / 而是熄灭

有谁迫切地渴望衰老呢
而我是对自己上瘾了
哦 / 主人 / 不要给我棉花糖
要攻击我 / 夺取我
在我腐蚀了我的语言之前

迟早 / 我们会想起上帝
当情况变得更糟 / 凡列在清单
上的 / 被生活 —— 删除



哦 / 因为真理没有佳形美容
这是我掩面 / 不愿被他吸引的

原因 / 道德的瘾君子啊
倘若你能学会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在黄昏受审了
拆毁吧 / 拆毁我的防御工事
和一切称恶为善的修辞

主人啊
现在 / 请赐下颤抖
和颤抖的奥秘 / 使我陷入
灰烬 / 和灭顶的畏惧
求你举起刀来 / 却不肯落下
不要审问你的仆人 / 因为迟早

我会想起
沉重的十字架上
那大声的沉默
流泪的凤仙花
那黑暗中的光明
和创造了我的
走进死地的爱情

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刘晓波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再说什么
高智晟也是我的朋友
虽然我们见面次数不多
许志永是我的朋友
他来过我家
又来教会听我讲道
陈云飞是我的朋友
他的女儿放假了
也习惯了爸爸不在家

刘贤斌是我的弟兄
他在里面给一个小偷传福音
我很久没见到他妻子了
李化平是我的弟兄
和我体重相若
当然我是指他入狱之前
唐荆陵是我的弟兄
第一次在广州见他
他穿着草鞋
陈卫也是我的弟兄
我们只吃过一顿饭
因为客气
他硬着头皮
也听我讲了一次道

李和平是一位好弟兄
前几年
每次出事我都找他
李方平也是好弟兄
和他一字之差
胡世根长老是好朋友
在北京见第一面
在成都见第二面
范亚峰是我的弟兄
也是我兄长
主曾叫我跪在他家的地板上
做了最后一次决志祷告

杨茂东也是我的朋友
虽然许多人认为
我是他的敌人
他的律师隋牧青来过教会两次
和我握了两次手
听说他被带走
我忽然感到手上热乎乎的

冉云飞是我的老朋友
浦志强也是我的朋友
一个朋友坐牢时
我和另一个朋友通电话

后来夏霖也坐牢了
我们喝过一次
当然我是以茶代酒
坐牢的人都惺惺相惜
所以朋友的朋友
也成了朋友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郭玉闪在我书房
谈过一个下午
笑蜀在我客厅
屁股没坐热就走了
王清营多年前来成都
敲过我的门
郑恩宠倒是一面都没见过
但他的夫人刚来过我家查经

谭作人是一个好朋友
记得第一次在江边喝茶
他说
你多保重啊
千万不要进去
谁知进去的人是他

还有些人
必须先成为朋友
出来后才有机会认识
譬如师涛
譬如杨子立
还有些亲爱的朋友
只能在海外约
譬如去美国
约余杰弟兄
去香港
约滕彪兄弟

还有我的朋友李必丰
他居然托人
带了一张纸条出来给我
要我帮他儿子留在加拿大
别回来

还有我的弟兄王炳章
我和他的女儿一道
去华盛顿见过美国参议员
还有杨天水
还有许万平
还有黄琦
他妻子在教会受过洗
还有严文汉 / 进入链子门之前

他是秋雨之福教会的慕道友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北京最多
成都次之
广东第三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基本上都是男的
留下孤儿寡母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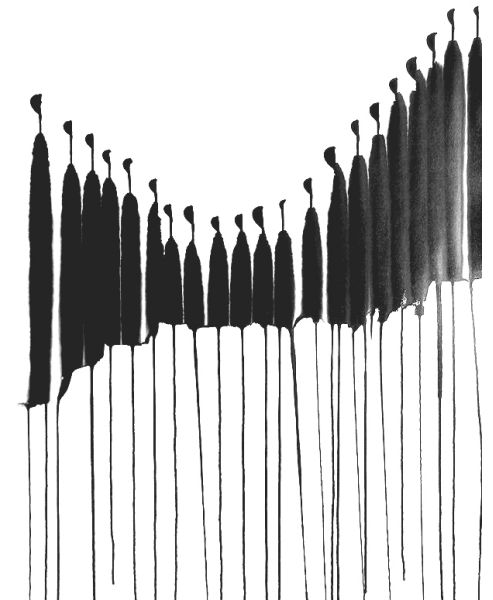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我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谈笑有囚徒
往来无鸿儒

哎呀
我的朋友真多
我怕什么
如果上帝让我进去了
总有人说
王怡是我的朋友
王怡是我的弟兄
我们要为他祷告
替他的妻儿分忧

————— 2015.07.13, 深夜, 想念朋友



六月飞霜

有人说北京今年没下过一场雪
我知道这是为了六月飞霜
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上
只有颠倒的事才有价值
譬如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就知道末日要来了
为此我等了快三十年
而我一共只有四十五岁

这么说吧
我是经过大地震的人
就像有人经过肝癌
有人经过躁郁

那时我们太饿
吃了一个没熟的果子
结果几十年来中国都在痛肚子
自父及子
直痛到三四代

你问
六月的花儿开在哪里
你问
六月的人们死在哪里
可我们这些没有坟墓的人

怎能推测死亡的路线呢
六月飞霜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至于死而复活的消息
令我们战兢
没有谁敢相信
也没有谁敢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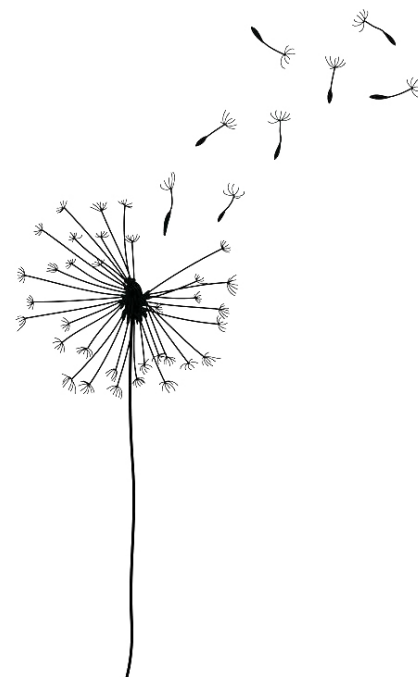
有人说北京今年没下过一场雪
我坚持认为这有神秘的含义
就像我的朋友和父亲死去的那天
雷鸣和闪电占领了京城的夜
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上
你必须依靠想象力生活
防止一颗流弹打中你的胸膛

活着若有意义
死也有意义
欢乐若有意义
那哭泣也有
我这么说是因为遇见了
一个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祂总是在六月来
携带缤纷的大雪
伸出手来
上面刻着钉痕

说
我就是六月飞霜
我就是为你揩干眼泪的那一位

没有谁敢相信
也没有谁敢怀疑
鉴于北京今年没下过一场雪
鉴于我今年已经四十五了
我决定把一辈子的眼泪流完
把全部的想象力还给祂
并求祂把我变成一只勇敢的羔羊
和一头沉默的狮子

2018.03.06



生日感怀——四首

12年，14年，15年，17年，写了四首诗，
在生日这一天。说明什么呢，说明基
督的永生，住在我剩下的日子里……



一

小时刻
一个灵魂
穿上时间
获得漫长的曲线
现在
我的思想像面包屑
一路撒落
在绑匪身后
连续九年
我梦里
有一座巨大的堰塞湖
每个人都向山跑去
只有挪亚
在陆上行舟
有时风吹过
我感到脚疼
他人说话
令人心寒
但最大的麻烦还是自己
立志 / 立志 / 行出来由不得我
生命啊 / 都是一些小时刻
在静默时 / 意义被放大了
其实时间是不均匀的

正如情感
在三十二岁那年骤然升高
现在 / 我四十有四了

主人啊
每逢你将我击倒在地
那是人类身体的最佳姿势
适合祈祷 / 躲藏 / 和睡眠

—— 2017.06.01, 生日感怀

二

现在
我的全部工作就是等待

①

“对上帝来说
他有上千个错误”
约翰逊 / 一位英国戏剧家
这样论莎士比亚

②

现在

我的全部工作就是等待
而休息
就是真正的诗歌

③

如一件独一无二的事物
在等待召唤

每一块石头都感到了意义
他们悄悄移动着
向着末日
为此 / “它们” / 我写成“他们”

④

十六岁那年
母亲在暴风雨中
跑着回家
她发现自己流血
从工地到县城
沿途哭泣
战斗的歌声
一路变小
又一路变大

⑤

除了表达自己
我对仔细地描绘一个人
不感兴趣

⑥

主啊
我无法想象
如果忽然你对我失去了兴趣？

⑦

我们出生
是为了庆祝另一个人的生日
我们死去
是为了进入另一个人的死

⑧

加缪说 ——
每当我几乎感受到世界的
深刻意义时正是它的
简单使我震惊

⑨

为此
恩主啊
我这样祈求
让我对你所知一切的惊讶
远低于我对你所不知一切的惊讶

⑩

现在
我的全部工作就是等待
先睡在这个世界
然后
睡在主人的身体里

——2015.06.01, 42 岁生日



六月 / 组诗

①

如果
如果
我不能绕到星球背后
我不相信无限
不相信整装待发的天使军团
这是上帝的奥秘
把有限设计为
无限的样式
相信宇宙是无限的
就使自己卑贱起来

从而傲慢地
拒绝了无限本身
自从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
一些信仰破落了
一些人更加坚定

如果
我从来没有哭泣过
特别是夜里
那么当阳光爬上我的肩头
我不适应光明

不知生活如何继续
除非你使我的泪水
将床榻浮起
除非比整个宇宙更广大的
是人类的忧伤
比这忧伤更辽阔的
是你吗
我的主人

②

儿童
经过漫长的一生
扔掉你不能吃掉的
埋葬你不能扔掉的
送走你不能埋葬的
不能送走的必须随身带上

在火焰的入口
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沉重
正如这个国家
远比你想象的邪恶

儿童们花了一个节日
满头大汗地玩耍

我们花了漫长的一生
还在定位各自的角色
在火焰的入口
那额外的一切必须焚烧
剩下纯粹的人

纯粹的爱
纯粹的记忆
和纯粹的劳动
我们一辈子弯腰
俯身
不是察看死亡
是察看另一个国家
彷彿它正在出生
主人啊
为这些缘故
今天早晨
午后和晚上
我三次呼唤你的名字

③

末日
仅在时间中存在的人
并没有存在

仿佛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最终
凡是死去的人
都选择了效忠一个死去的国家
人们举起酒杯
让灵魂漂浮其中
火车 / 姑娘 / 稻米和诗歌
都被骑着灰马的使者带走了
凡存在过的一切
把我们忘得真干净

④

丰富
有人坐车轧我们的头
有人放水淹没我们
有人结扎我们的姐妹
有人斫伐母亲的棺木

主人啊
藉着这些罪恶
你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
你定了目的
也定了谋略

并且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福兮祸所伏
祸兮福所倚
我不能喜欢一个
抱怨另一个

—— 写于 2014.06.01, 41 岁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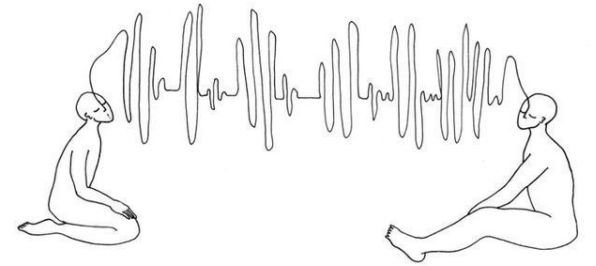


四

圣弗兰西斯和狼
我的眼睛昏花
因为仇敌太多
少年人哪
离开我吧
老年人哪
离开我吧
妇女们哪
离开我吧
免得我腐烂的声音吞没了你们
因为我的喉咙
是一座敞开的坟墓
我的敌人哪
你们什么时候羞愧
什么时候悄悄焚烧档案
悄悄隐匿财产
我的仇敌哪
全世界有哪一个地方
你们不曾指着说
这是我的
我的孩子哪
又一次从噩梦里醒来
又一次看见真正的狼

我的弟兄
圣弗兰西斯
出城去找那匹狼
对它说
你要悔改
不许再吃人了
我就带你进城
要他们饶恕你

我就这样度过余生
直等到我的弟兄
圣弗兰西斯
把狼带回来了
直等到我眼睛昏花
只有夜里祈祷的时候
才恢复到 1.5 的视力



————— 20120601

写给 CL 姊妹和 WD 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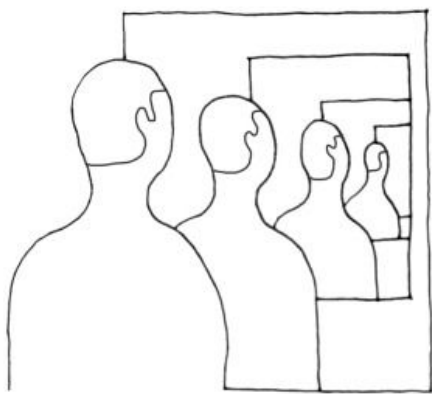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

【诗 141:2】

巴山夜雨

黑暗中
每个人独自坐着
扛着自己的旗

我不关心一个人的归来
到处都是癌症
和尿酸的升高
我不关心死亡
只关心复活的那一位



我在想
怎样带我的孩子去探监
进入不同城市的
下水道
在那里 / 大声地
诵读诗篇

微主建尔屋
建屋徒自苦
微主守尔城
守城岂能固

噫 / 微斯人
吾谁与归
在巴山 / 夜雨中
我系好领带
揣上折叠牙刷
等着吻别
等着被贬的天使长
敲门

————— 2004.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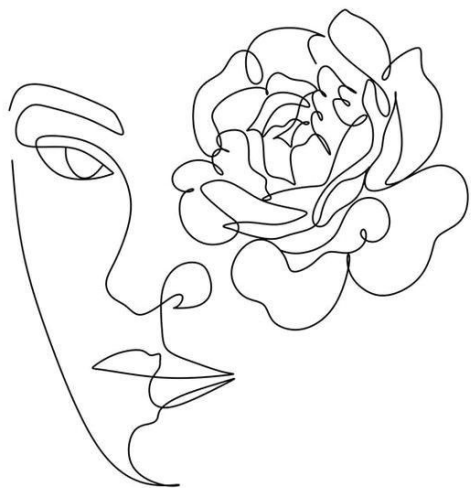
想念被囚的唐荆陵弟兄

·
谁
能
同
时
打
败
十
个
魔
鬼

谁能抵抗春天
谁能同时打败十个魔鬼
谁能在巴比伦想起锡安
谁能确保自己不哭出声来

长了翅膀的语言
把我们一路带上屋顶
留在地下的都是悄悄话
看吧 / 它还要把我们领到
城门口 / 向那些握枪的人
布道 / 问安

我不是呼吁浪漫
不是把玫瑰插在枪管上
我的意思是背起十字架
亦步亦趋地 / 走向各各他



谁能抵抗太阳
谁能同时颠覆十个朝纲
谁能弯下铁一样的膝盖
去品尝那古老的欢乐

胆怯是令人厌倦的
躲避逼迫 / 正如躲避崇高
灰色的真理不是真理
正如不能成为肉身的基督
就绝不是基督

你若能想象一种
没有经过坟墓的真理
那我也能想象
一种不经过嘴唇的爱情

只是谁能抵抗死亡呢
死亡只可能被延长
谁能拒绝生命呢
生命赐给了谁 / 就是谁的